



地，变成了“防火防盗防闺蜜”。一时间，新剧被人喷成了筛子。

记得当时我采访了新剧的导演沈严，他的解释是：“亦舒虽好，可要是像亦舒写小说那样拍戏，恐怕推进不了42集呢！在亦舒笔下，罗子君是个中产阶级的代表，一个始终温文尔雅的人物。文字可以顺着走，但是如果影像化，她就是一个主动性、推动性都很弱的女主角，戏剧张力是完全不够推动42集电视剧的。”

事实证明新剧的改编至少在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——要流量有流量，要话题有话题，最终的播放量达到惊人的179.1亿次（按照平台计算方式，每次点击播放超过数分钟就计一次）。次年的白玉兰奖还将最佳女主角（马伊琍）、最佳编剧（秦雯）、最佳导演（沈严）都颁给了《我的前半生》，业界认可度可想而知。

如果不考虑亦舒原著，新版《我的前半生》里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——剧集完播后，最红的不是两位女主角，而是饰演陈俊生的雷佳音，和饰演罗子君妈妈薛甄珠的许娣。雷佳音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因为这样一个婚内出

轨抛弃妻子的不讨喜角色“前夫哥”出圈，此后经历数部大电影的洗礼，更一路升咖，如今已成电影圈顶流。

亦舒更加想不到，新时代的观众会“买椟还珠”，放着自己倾力打造的独立女性不要，转头迷上了有道德瑕疵的“前夫哥”。什么时候，在亦舒小说里，竟然轮到“前夫哥”有一席之地了？

其实买椟还珠的不只是观众，也是创作者。现在的创作者问亦舒买版权，多半是借她小说一个壳，旧瓶装新酒——彩云易散琉璃脆，隔了几十年的岁月，原本的珠宝在当代人眼里，可能已经沦为玻璃翡翠塑料珠。

记得当年沈严跟我说：“我读过亦舒原著，也看了她的其他一些作品，比如《喜宝》。在我看来，亦舒虽然是从女性独立的角度出发，但骨子里还是会回到描述一个女人对于情感的依赖。小说和电视剧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编剧秦雯希望探讨女性到底要不要拜倒在情感之下，她相信如果真正找到了自信的话，感情应该是排在第二位的——这和亦舒的文字不同——亦舒是觉得女性再怎么从痛苦中独立

上图：郭采洁版《喜宝》评分极低，跟当代人不想看小女孩与老男人恋爱不无关系。

起来，最终还是会落回到感情，她的女人味儿其实要比现在的女性作家更浓。”

这或许是亦舒自己也没有发现的真相——她以为她写的是蒋南孙，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朱锁锁。如果新版影视剧仍然照搬，观众未必会买账。最明显的例子是郭采洁主演的电影《喜宝》，豆瓣评分只有3.3，故事倒是依样画葫芦的：女主角姜喜宝，一个家境贫寒的剑桥高才生，与富家千金同学勖聪慧的父亲勖存姿，发展出一段关系。

“想要很多很多的爱，如果没有，很多很多的钱也是好的。”“如果有人用钞票扔你，跪下来，一张张拾起，不要紧，与你温饱有关的时候，一点点自尊不算什么。”“假使有人说他爱我，我并不会多一丝欢欣，除非他的爱可以折现。”这些《喜宝》中的名句，要是再次被原样拍出来，跟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”恐怕没有什么区别，当代女性观众是不会喜欢的。

时代在变化，人的价值观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在变化。一件白衬衫无法打遍天下，一个美丽而不自知的女孩子也无法再用她可耻的天真走遍全球。亦舒的现实笔法有如今看来仍然前卫之处，亦舒的爱情观也有如今看来非常落伍的地方。新的创作者借她的小说构建一个新世界，它们可能和原著距离很远，却更接近当下的观众。而亦舒本人的现实精神仍然一以贯之：虽然她知道新的创作者们早已不是“原著党”，却欣然授权了一次又一次“买椟还珠”的改编。毕竟师太说过：“钱的声音最大，人人要听它说话。”（《曼陀罗》）